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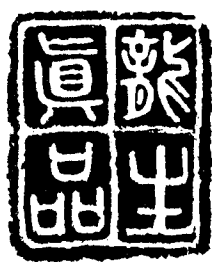


卧龙生真品全集

天劍絶刀

三友社出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天剑绝刀

(上、下)

台湾卧龙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28.25 印张 4 插页 680 千字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陕版出图字 25—1996—24

ISBN 7-80605-448-0/I·381

定价:38.00 元



卧龙生真品全集

天剑绝刀

上

(台湾)卧龙生 著



卧龙生真品全集

天剑绝刀

下

(台湾)卧龙生 著

前 言

在我国众多的小说题材中，武侠小说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它山藏海纳，无所不包，天文、地理、人文、数艺，皆入其中，也溶入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辨是非、讲道义，锄强扶弱，舍己为人的侠义情怀，以及正义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尚武精神。

大部分武侠小说的故事内容，浅显明朗、易读易解，事件似是就发生在距你不远的地方，但你如认真的去思维求取，却又迷蒙飘渺，似有若无。我喜爱这种迷蒙的美，也喜欢那如梦如幻的感受，所以，我爱看武侠小说，也看了很多的武侠小说。

看的太多了，就忍不住也写了起来。我从事武侠小说写作的过程，就是这样简单。当然，我也可以找出一个伟大的理想，来美化一下写作的动机，看起来就心怀大志了。

武侠小说容易写，因为它取材容易，只要具有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多看些武侠小说，都可以提笔写作。听到的传奇故事，看到的奇人异事，都可以溶入小说之中，随手拈来，俯仰皆是。是故，武侠小说一旦行销流畅，大批武侠小说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真是万箭齐发，其势壮观。可惜的是这些大都不是创作者的成品，而是东抄西凑的怪诞作品，牛头接在马嘴上，看的人莫名其妙，倒尽了读者胃口。

近年来行走国内各地，发现盗版之风甚盛。这种做法，破坏了原著形象，也打破了市场规范。盗印者旨在赚钱，成书了事，错漏不予补正，也不理会读者反应，不付稿费，劣纸印装，省了很多成本，大量占据市场，形成了劣帮逐出良帮，造成了正当出版商的痛

苦,创作者也受到极大伤害。

也有一些好书,借用了卧龙生名字出版,细阅内容,才发觉多本出于名家手笔。这些人已有了良好的创作声誉,想不出盗版者为什么要弃置原作者的笔名不用。

更为可怕的是盗名欺世的伪书,一些黄黑色的作品,内容诲淫诲盗,充斥血腥暴力,文字也粗俗不通,也借用卧龙生名字出版,而且还杜撰了香港卧龙生和台湾卧生龙的区别。事实上卧龙生只有一个,香港的作家群中,也无人以卧龙生作为笔名。也有自认聪明的伪书制造者,以卧笔生、卧龙笙,蒙混耳目,更是画蛇添足,欲盖弥彰了。

这些书非出自一社一地,粗略的查访了一下,竟有十余家出版社参与了制作伪书行列,出书百余部,有六七百本之多,胆大妄为,令人惊叹,对卧龙生个人戕害之深,真是断肠泣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亦极可观。

希望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卧龙生全集之后,能滞止伪书在市场横行,不能再以卧龙生之名欺骗读者。彻底的灭绝伪书,恐还需读者大力支持,不买不看,伪造者无利可图,自会烟消云散。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集,一共三十九部,是我至1995年3月为止的全部著作,排出于全集之外的,均非我的创作。这是个非常明确的界限,希望读者给予支持,指教。

卧龙生

1995年10月于西安

为卧龙生真品全集写序

中国武侠小说
研究会会长 宁宗一

金秋北京,首届海峡两岸武侠小说研讨会在西山卧佛寺举行。中华各地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评论家和出版界人士齐集一堂,共同探讨中国武侠小说的地位与价值,探讨20世纪90年代武侠小说创作的趋势和走向,这无疑是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安排,决定由我来做开幕词,尽管我知道这是一般学术研讨会的通例,但它还是“逼”我思考了一些问题,所以我的发言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侠和儒的文化心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影响,并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前贤和时俊大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潜藏着儒的影响,而民间社会中的平民百姓又多闪动着侠的影子。其实,在众多知识分子中间,对侠也同样独有深爱,所谓“欣赏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也。事实上,侠的精神与对侠的崇拜,已积淀成中华民族的“一种寄希望于痛苦之中的遗传基因”了。而武侠小说的生成,可能就是这种“基因”的物化。

这段话我确实是有感而发。在我任教的大学中,无论文科还是理科的学生中都拥有一大批武侠小说的读者群。而博士和硕士诸生中更有同好。至于教师群更不分老中青,都能找到同道。我个人的欣赏趣味固然不足为凭,但武侠小说拥有一个较高文化水准的读者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武侠小说并非如一些宣传文字所言,都是格调不高,乃至导人向善的坏书,并非只能对无知青少年“卖卖野人头”。当然,谁也不否认,武侠小说中也有高下之分,也有把“武”渲染成血淋淋的暴力,把“侠”写成恶棍等等劣制品。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喜看高水平的武侠小说的热潮却长盛不

衰,这,就自有其社会心理方面的诸多原因了。所以在我那篇即兴的“开幕词”中,说出了我读那些武侠名篇的审美感受,而目的仍然是为还武侠小说以应有的文学地位大声呼吁:

……这种英雄文字最有价值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想象力的丰富和情节的传奇性,更在于那文字背后含茹的精神气质,以重然诺、讲气节、轻生死、蔑视封建王法、救人厄难、惩办奸宦、热爱祖国河山等等。因此,在传世的武侠小说的杰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毅、蛮勇、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可能不是文化上的巨人,但他们却往往是性格上的巨人。这些刚毅、剽悍、勇健的斗士,富于个性,敏于行动,无论为善还是作恶,都是无所顾忌,至死方休。它们往往诱发读者十分强烈的感情:或促人奋发昂扬,或迫人扼腕悲愤;或令人仰天长啸,或使人悲歌慷慨。这正表现了杰出的武侠小说作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力的崇拜,对勇的追求,对激情的礼赞。它使你看到的是刚毅的雄风,是男性的严峻美,是巾帼的豪情。这美就是意志、个性、热情和对理想境界的不断追求。这无疑是另一种价值准则的判断,而这恰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壮美的一面。

令人十分快慰和兴奋的是,‘95北京武侠小说研讨会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刚刚结束不到两个月,我就确切地听说西安的太白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卧龙生先生的武侠作品全集,这无疑是继海南的梁羽生作品集、三联的金庸作品集和珠海的古龙作品集后的又一庞大的工程,这对于喜爱武侠小说,特别是对卧龙生情有独钟的读者来说,不啻为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

略熟悉出版界情况的读者,大都知道,卧龙生先生作为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中早期即著名的“三剑客”之首,他的大名当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所以盗用“卧龙生”之名出版的武侠小说真是络绎不绝,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至真正的卧龙生饱受声名之累。太白文艺出版社此次经过认真清理,又经卧龙生先生亲自认定,出版这

样一套卧龙生真品全集,真乃是功德无量的事。从客观意义上说,这是在武侠小说出版领域的一次打伪活动,也必然是对一切“伪卧龙生”的一次大曝光。

卧龙生作品的整体基调是呈现中国人的灵魂——大勇、大智、大德。正直、真诚、博大、傲岸、深沉、热情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命核心和人格力量之所在。卧龙生善于把他的人物置于死神紧紧地盘踞在喉头的生死边缘,或是感情危机的白热点之中,或是与环境剧烈冲撞难以自拔的瞬间,然后去刻画或讴歌他们的搏斗、追求、夺取,直到人物战胜对手和战胜自我,从而登上精神新岸。总之,在卧龙生的武侠世界中,有豪气与无豪气,有血性与无血性,有力度与无力度,关键并不在于场面和环境的描写是否火爆,是否有气势,又多么九转回肠,而在于他笔下人物的心灵深层结构中有没有克服迷惘、犹豫和软弱的力的激流。如果我们能深入到卧龙生先生的创作心境中去,我们会感知到,在浑象而蕴藉的艺术风度里,表现出这位著名小说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人性的礼赞,对正气的渴望,对智性的欣赏,对勇与力的追求。

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多贯穿着对人性的有意味的描述。面对书中几位女性人物,他的笔触能极准确地把握那回肠荡气的情愫,并顺水推舟地把它变成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动力(见《金剑雕翎》、《飞燕惊龙》、《金笔点龙记》、《天马霜衣》)等。同时这也就决定了他的作品节奏富于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凤管鸾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插入抒情短曲,即使着墨不多的几笔粗线条的勾勒,也能摇曳多姿。这种不简单地追求传奇之奇,而写出心灵的真实,是极见匠心的。

卧龙生在他设置的善恶并存、光影交错的大千世界中,总能打破一刀切的常规,写出人物性格的组合性。他的小说人物最成功之处就是把人物的内心矛盾、性格中的冲突、心理上的扭曲综合地表现出来。我特别喜爱卧龙生笔下的不少男子汉形象,他们都被写得十分真切。因为作者能把笔触深入到男子汉气概的内部,揭示内在善与恶的两种人性的交锋,粗犷的外部性格和深沉忧郁的

内 容 提 要

武功盖世的少林、武当等四派掌门人秘密聚会，竟同时遇害，势单力薄的白鹤门掌门人左监白被认定为凶手，遭到武林各门派的联合围剿，左监白夫妇及白鹤门百余人尽被屠戮。数年后，以“仇恨之剑”为标识的秘密帮派出现江湖，武林各门各派无不受到骚扰。敛迹多年的天剑、霸刀绝技再现江湖，一位年方弱冠的少年竟集两种绝技于一身，挑战于各大门派，公开为白鹤门翻案。金刀盟主左少白率众直奔少林寺，当众揭露当代方丈谋害了上代掌门人，遭到数百名武僧的轮番进攻，左少白一支剑大破享誉武林的少林罗汉阵，掌门方丈携秘籍出逃。左少白与少林高僧等几经奋战，终于直捣黄龙，不料策划这场武林浩劫的魔头竟是早已“死去”的正义老人和左少白生身之母……

该书情节曲折，故事紧凑，悬念迭起，内容新颖，读来引人入胜。

卧龙生全集目录

花 凤
镖 旗
飞 铃
双 凤
春 秋
飘 花
岳 小
天 香
女 捕
剑 无
无 名
天 龙
玉 钗
金 凤
素 手
袁 紫
无 形
天 鹤
黑 白
烟 锁
 江湖

飞 花 逐 月
金 剑 雕 翎
飞 燕 惊 龙
铁 剑 玉 佩
铁 笛 神 剑
天 剑 绝 刀
绛 雪 玄 霜
一 代 天 骄
风 尘 侠 隐
血 剑 丹 心
天 马 霜 衣
翠 袖 玉 环
神 州 豪 侠 传
风 雨 燕 归 来
金 笔 点 龙 记
摇 花 放 鹰 传
玉 手 点 将 录
剑 气 洞 彻 九 重 天
惊 虹 一 剑 震 江 湖

目 录

第 一 章	仇敌满天下	(1)
第 二 章	王剑与霸刀	(39)
第 三 章	月照共三人	(73)
第 四 章	初试好身手	(104)
第 五 章	凭吊左家堡	(134)
第 六 章	相煎何太急	(155)
第 七 章	一剑震群雄	(186)
第 八 章	阴风透骨掌	(216)
第 九 章	大闹天王寺	(234)
第 十 章	义动生死判	(260)
第 十 一 章	天 剑 扬 威	(285)
第 十 二 章	公道在人心	(315)
第 十 三 章	大胆假设	(340)
第 十 四 章	盲哑二女	(366)
第 十 五 章	拒敌三策	(392)
第 十 六 章	莫测高深	(414)

目 录

第十七章	大显身手	(441)
第十八章	荒原之宫	(455)
第十九章	千里追踪	(473)
第二十章	还我自由	(494)
第二十一章	圣宫花相	(520)
第二十二章	龙剑风掌	(543)
第二十三章	投柬拜山	(563)
第二十四章	大殿风云	(587)
第二十五章	天剑神威	(612)
第二十六章	转移阵地	(635)
第二十七章	掳掌门人	(663)
第二十八章	佛阁风云	(686)
第二十九章	代师传艺	(713)
第三十章	手刃亲仇	(736)
第三十一章	罗汉大阵	(764)
第三十二章	青龙堂主	(796)
第三十三章	追踪叛逆	(825)
第三十四章	直捣圣宫	(854)

第一章 仇敌满天下

灰暗的天色，飘着蒙蒙细雨，天地间似是弥漫着一片愁云惨雾。

五匹长程健马，踏着溅飞的泥浆，奔驰在风雨中。

当先一骑马上，坐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蓝绸劲装，薄底快靴，马鞍上挂着一柄宝剑。

第二骑健马上，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女，轮廓秀丽，但满脸困倦之色，发乱钗横，满身泥浆，左臂上包扎一块鲜血浸透的白纱，却被雨水、泥浆沾淋成一片酱紫的颜色。

第三骑快马上，是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少年，全身似是在泥浆中浸过一般，已然看不出他穿的衣服颜色。

第四骑长程健马上，是一位中年妇人，双眉愁锁，满脸悲戚，颈间包了一圈白纱，血色鲜艳，显是受伤不久。

最后一匹高大的健马上，是一位五旬以上的老人，劲装佩刀，胸前飘垂着花白长髯，虎目含着泪光，方脸上交错着四条刀疤，两条创痕犹新，显然是最近所伤。

这是幅凄凉的画面，逃亡者的狼狈、忧伤尽形于这活动的景象之中。

秋风苦雨，愁云惨雾，五骑疲累的马，五个衣衫不整的人，绘制成人间逃亡的凄凉、悲苦，纵是世间第一丹青妙笔，也无法描绘出这幅黯然断肠的画面！

阴云更浓，天色也更灰暗，雨势渐渐的大了起来。

那胸垂花白长髯的老人，环顾了四周的形势一眼，一提马缰，

疲累的健马，突振余力，扬蹄奔冲，追上那中年妇人，长叹一声，道：“咱们休息一会再赶路吧！你的伤势不轻……”两行泪水，滚下了面颊，和雨水混在一起，分不出是雨水、是泪珠。

谁说丈夫不弹泪，只是未到伤心处。

那中年妇人强忍下心中的愁苦，故作欢颜，微微一笑，道：“我不要紧，这点伤，我还能撑受得了，唉！只怕娟儿她……”

那第二骑健马上的少女，突然回过头来，接道：“妈，我很好。”她虽然极力在压制着内心的痛苦，故作欢愉的一笑，但那双清澈圆大的眼睛中，却滚下两颗晶莹的泪珠。

那花白长髯的老人，黯然叹道：“娟儿，你不用骗我……”

那少女急急接道：“爹爹，我真的很好嘛！”暗咬玉牙，举起左臂，摇了两摇，道：“爹，瞧瞧，一点也不疼了。”

那一阵摇，震动了伤口，疼得她出了一身冷汗，赶忙别过头去，双腿暗用内劲，一夹马腹，向前奔去。

那老人目光何等锐利，早已瞧出了女儿伤势奇重，如不早作疗治，拖延下去，一条左臂，可能要成残废，顿感心如刀绞，仰天一声长叹，道：“想我左监白，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何以竟落得这般下场！连累娇妻儿女，陪着我亡命天涯……”

那中年妇人一带马缰，靠近了左监白，缓缓伸出右手，握着他的左手，柔声说道：“夫君不用忧苦，吉人天相，这误会、沉冤，总有解雪之日，那时，天下武林人物，都将自惭他们的所为了。”

左监白摇头一声叹息，悲愤地说道：“八年了，咱们走遍了黑水白山，大漠边荒，可是，哪里是咱们安身立命之处呢？唉！八年来，从未得过三日的休息，千山万水，跋涉奔走，沉冤如海，昭雪无日，眼下积怨已久，天下武林中人，都似欲得咱们一家人而甘心，唉！我纵有苏秦之舌，也是难以辩得清楚。”

那中年妇人婉言慰道：“夫君不用苦恼，来日方长，也不必急在一时。”

左监白回顾爱妻一眼，只见她颈上白纱，已经全变成了殷红之色，想是伤口处，仍在出血，心中愧怍欲死，沉声说道：“咱们已奔走了一夜半日。默算路程，那生死桥，已不足百里行程，咱们休息一会再走吧！”

那中年妇人缓缓点了点头，道：“好吧，娟儿的伤势，也该好好检视一下，唉！可怜几个无辜孩子，跟咱们一同受苦，八年来，就没有过一天安宁日子。”

左监白泫然叹道：“堂堂七尺之躯，竟不能保妻护子，想起来，实在叫人痛心……”

那中年美妇接道：“夫君不用自责，细想起来，事都由贱妾而起。”

左监白抬头长长吁一口气，道：“那边似是一座小庙，咱们暂且到那里避避风雨吧。”一带马，当先向前冲去。五骑健马，振奋余力，奔向西北。

雨势骤急，天色也更觉阴暗，远山如烟，似是和云天接在一起。

这一段路程虽然不远，但五匹健马都已如强弩之末，足足顿饭时间，才到那小庙前面。

这是座荒凉的山神庙，只不过一间房子大小，但却墙壁粉白，门瓦完好，似是重新修缮不久。

左监白当先下马，正待伸手去扶娇妻，但那中年妇人却已一跃而下，低声说道：“不用管我，快去照应娟儿。”

其实那少女在两人下马时，同时跳下马背，缓步走向那童子身前，低声说道：“弟弟，下马来休息会吧！”

那少年正仰脸望天，双眉微蹙，似是正在想着一件沉重的心事，八年的逃亡生涯，使他早熟了很多，十四五岁的孩子，已失去了天真的欢笑。

那少女缓缓伸出右手，轻轻抓住那少年右腕，柔和地说道：“少白，你在想什么？”